

比因毫

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

段江丽 著

情僧錄 東魯九梅溪則題曰風

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

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才

中青年红学论丛

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

孙玉琪 ◎ 索玉琪

出版地：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民族路12号

邮编：100027 电话：(010) 65118-2

印制地：北京 印制厂：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制时间：2008年1月 ISBN：978-7-5318-2508-1

开本：787×1092mm 1/16

印张：2.5 字数：250千字

版次：2008年1月第1版

印数：1—5000册 定价：25.00元

装帧：平装

印制：北京新华印刷厂

设计：北京新华印刷厂

排版：北京新华印刷厂

校对：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制：北京新华印刷厂
设计：北京新华印刷厂
排版：北京新华印刷厂
校对：北京新华印刷厂



段江丽著

责任编辑：孙玉琪

封面设计：樊国君

文宣策：樊国君

美工设计：樊国君

责任校对：樊国君

责任编审：樊国君

责任印制：樊国君

© 段江丽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 / 段江丽著. —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205-09415-7

I. ①红… II. ①段… III. ①《红楼梦》人物
—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7021号

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

段江丽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324/010-88019650

传 真：010-88019377

E - mail: fushichuanmei@mail.lnpgc.com.cn

印 刷 者：北京金康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55mm × 230mm

字 数：360千字

印 张：26.5

出版时间：201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凌之 顾冰峰

版式设计：贺天

封面设计：谭惠文 刘伟

责任印制：高春雨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010-88019750

ISBN 978-7-205-09415-7

定 价：89.00 元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段江丽

◆ 汉族，湖南洞口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副主编，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曹雪芹研究》轮值主编，中国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专科（1985—1988）、硕士（1990—1993），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1997—2000），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后（2000—2002），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11—2013），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2016年2—4月）。

◆ 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小说理论、性别文化、日本汉学等。

◆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专著7部，主持校级、省部级及国家级课题多项。

中青年红学论丛

- | | |
|--------------|-----|
| 《红学·学术·意识形态》 | 陈维昭 |
| 《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 | 段江丽 |
| 《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 | 段江丽 |
| 《红学研究论辩》 | 段江丽 |
| 《红楼梦研究史论集》 | 苗怀明 |
| 《红学·逐译·文化西行》 | 唐 均 |
| 《读者时代的红楼梦》 | 张 云 |

“中青年红学论丛”编委会

向静娟序与《红楼梦》致敬

曹立波 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 教授

陈维昭 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

蔡文祥 辽宁人民出版社 编审

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教授

苗怀明 南京大学文学院 教授

潘建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唐 均 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俞晓红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张 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编审

总序

向曹雪芹与《红楼梦》致敬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拥有历代无数的读者，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童庆炳先生在《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一文中曾称其为“经典的‘长青树’”，很是形象。

在“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化阅读”时代，普通读者已经很难静下心来深入阅读名著。但是，我们相信，经典的光芒就像太阳一样，是不会被浮云遮蔽的。就《红楼梦》而言，近年来受热爱和受重视的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2015年，在曹雪芹诞辰300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加入了“《红楼梦》专项调查”的内容，以问卷及样本采集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阅读《红楼梦》及相关作品的情况做了调查，在红学史上首次提供了《红楼梦》传播与接受的较为直观的数据材料。结果显示：近三成的国民阅读过一遍或以上《红楼梦》原著，超过半数的读者对《红楼梦》中的爱情故事印象深刻，近七成的国民读过《红楼梦》相关作品。《红楼梦》在当代国民中的影响及受热爱的程度于此

可见一斑。

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科研项目中有“红楼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一项，大致分年度《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学术期刊类述评、报纸网络与新媒体传播述评等几个子项，研究报告刊于每年的《红楼梦学刊》第1辑。据统计，在2017年，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共出版各类《红楼梦》论著80余种；各类期刊、报纸发表的和学位论文中的红学文章总量达到1000余篇；各类红学活动精彩纷呈，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微博、朋友圈等各类自媒体上论曹品红文字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无论是传统纸质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红楼梦》都是文学名著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如果只从论文及论著数量考虑的话，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个字。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学正处于空前繁荣的时期。冯其庸、胡文彬、胡德平、张庆善等先生以专家学者和学会领导的双重身份一再呼吁、提倡的红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然成为现实。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阅读、阐释与传播本身就是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可以说，“红学热”既是《红楼梦》经典魅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确定的重要推力。鲁迅论及《儒林外史》时，曾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而要“懂”的前提是读、要了解、要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以及红楼文化的爱好者与传播者都为《红楼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都值得尊重！

但另一方面，在“红学”空前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乱

象”，许多主观臆测、逻辑不通的观点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新论”，据说已经超过百种；对《红楼梦》所隐“真事”的玄想，也是越出越奇；甚至一些著名的“谈红论曹”人士也在推波助澜。一些出于个人喜好或一时兴致而提出的缺乏逻辑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新奇观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无大碍，但某些观点借助“讲坛”、论文或者专著等形式广为流传，由此造成广大读者对《红楼梦》的误解或不解，这是不利于经典名著的传播和深入解读的。至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是本身对规范研究不甚了解，或是有意将错就错，借一些缺乏起码说服力的“学说”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初衷或许是好的，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样，红学大繁荣的局面之下其实潜藏着严重的研究、解读失范的危机。

我国政府近年来在“两会”报告中分别提出“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为文化复兴和价值体系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于正在努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中国来说，读书并且读好书，读经典并且读懂经典，是一个包含着丰富人文诉求的时代课题。而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更好地阅读经典并进一步研究经典，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有责任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鉴于目前红学领域乱象丛生的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以弘扬传统文化与学术精神为己任，决定邀请一批年富力强、在红学界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从学术质量上把关，编辑、出版“中青年红学论丛”，希望持续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在大浪

淘沙的历史长河中，为这个时代的红学研究贡献优秀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丛书的宗旨，特做如下三点说明：

第一，本丛书作者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如果采取历史阶段与时代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乃至政治思潮相结合的角度，红学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754—1901年，这一时期的红学主要是历史本事的提示或考证、《红楼梦》文本的鉴赏。第二个阶段是1902—1949年，这是现代红学的开端，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真正开启了现代红学之先声。第三个阶段是1949—197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大陆确立了主导地位的时期，现实主义文艺观念与社会政治批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红楼梦》批评与研究的最高标准。第四个阶段是自1978年至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从红学史来看，也重新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多元化时代。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学术研究何尝不是如此？以红学研究第四阶段的主要参与者而言，代际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梅节、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刘世德、张俊、张书才、段启明、张锦池、陈熙中等先生为代表的的老一辈学者是从第三阶段走过来的人，同时又是第四阶段的开创者。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都已经以选集、文集或者丛书的形式出版，有的甚至已经是多次再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成了推动《红楼梦》再经典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红楼梦》经典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辈学者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的新一代学人，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与前辈迥然有别，学术成果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这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尚处于自发的、松散的状态，尤其 60 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他们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成为红学研究薪火相传的重要一环。这批学人多年来的红学论文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难见全豹；著作也尚无团队化、规模化的“丛书”形式出现。鉴于此，本丛书将作者对象定为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希望化零为整，给这一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出版平台，展现与前辈学者不一样的“代际”红学的特点！

第二，本丛书推崇多元化的选题方向。如果从红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蔡元培代表了索隐派、王国维开创了文学批评派、胡适开创了考证派，他们都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蔡元培代表的索隐派以及胡适开创的考证派被余英时先生称为红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典范”；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是开以西方哲学与美学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先河，在小说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接着，周汝昌先生 1953 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将考证派红学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1949—1978 年，海外红学研究有索隐派复活的倾向，中国大陆红学研究则如前所述，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占绝对的主导地位。1978 年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中国红学研究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道，进入

了多元研究的全新时代。红学史第三阶段的学者们是这一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代表作其实都写于 80 年代以后。

本丛书所关注的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正是在前辈们所开创的广阔道路上蹒跚学步然后再渐渐稳步前行，他们中的很多人更是与前辈学者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由于时代因素，中青年学者在传统国学功底方面，很难望老一辈学者之项背。但是，换一个角度，中青年一代自然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在继承前辈学人在索隐、文学批评和考证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方前沿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合理因子加以重新检视、激活；再加上日新月异的资料检索手段，这些学者有条件事半功倍地掌握材料，并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可以说，几代学人不断累积的研究成果、科技革新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层出不穷的理论方法，以及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风尚等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出强大的推力，使红学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开拓与推进，从而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多元化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本丛书立足于当下所呈现的百家争鸣、丰富多彩的红学现状，推崇多元化选题方向，不拘一格，鼓励形式多样的优秀著作出版。

第三，本丛书坚持规范的学术标准。我们旨在“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所以本丛书对收入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标准。为了避免有失严谨、缺乏规范、违背科学精神的著作出现在本丛书中，编委会制订了如下标准：（1）不以作者的学历、身份、工作单位及研

究角度为限，只注重作品本身的水平如何；（2）选题要有一定的新意和学术价值，无论是新材料的运用，还是对现有材料进行重新的解读，都要提出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独到见解和相对正确的总结评价；（3）作品要能体现作者在红学领域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对相关课题的先行研究和前沿状况要有相对全面的了解；（4）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论据要可靠充分，说理要逻辑严密，并且做到概念清晰、语言准确、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总之，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我们的最高标准。

作为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均具有无与伦比的、广阔的意义空间，值得反复研读和深入挖掘。我们愿以读书人的兴趣与学者的责任心，为“曹雪芹与《红楼梦》”在当代的经典化进程尽一份绵薄之力，向经典致敬！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该丛书在策划、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北京曹雪芹学会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中青年红学论丛”编委会

自然有代红学教授。毫无疑问，段江丽教授是当代很有声望的女红学家之一。可能有人会问：称她“女红学家”似乎有点对不住她的意味。为什么不能叫“男红学家”呢？我不是这样看。段教授像“女红学家”的称呼非常好。对于中国人的先生和习惯，更能表达对这些女教授文学界的归属感。

《红楼人物家谱与色论》是段江丽教授最新推出的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一本很有特色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本厚厚的

序

在红学史上，特别 1949 年以后，研究《红楼梦》的著名专家学者中，不乏有女学者、女教授的身影，早在 20 个世纪 50 年代的王佩璋先生，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第一位女红学家。而在红学新时期更是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女红学家，当年红学界曾有“金陵十二金钗”的说法，是戏谑十二位女红学家，她们其中的杰出者至今还活跃在红学领域，如今都是红学界令人尊敬的前辈大家了。当年的“金陵十二金钗”都指谁？我已经说不清楚了，今天的中青年学者恐怕更是说不清楚。但人们一说起当年红学界的“金陵十二金钗”如何如何，都会联想到当下活跃在红学领域的女学者、女教授。的确，今天的红学界也涌现出一批女学者、女教授，成就突出，令人刮目相看，其中自然有段江丽教授。毫无疑问，段江丽教授是当下很有成就很有影响的女红学家之一。可能有人会说，称呼“女红学家”似乎有对女性歧视的意味，为什么不称呼“男红学家”呢？我不是这样看，我倒觉得“女红学家”的称呼非常好，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习惯，更能表达对这些女教授女学者的由衷敬意。

《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是段江丽教授最新推出的一本学术专著，也是一本很有特色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本专著的

主要价值，一是论述《红楼梦》人物有新的视角；二是论述《红楼梦》人物有新的见解。像这样从“家庭角色”的视角论述《红楼梦》中的人和事，而且论述了那么多人物，论述得那么细腻、生动、深刻，这在《红楼梦》研究中是很少有的。《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无疑是当下《红楼梦》人物论的重要收获。

从题材而论，把《红楼梦》列为家庭小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红楼梦》主要描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生活，演绎出这个贵族家庭在衰落过程中，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为代表的一群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婚姻悲剧、人生悲剧等。我们常说《红楼梦》展示了广阔的生活场景，可仔细想一想，《红楼梦》描写的“生活场景”几乎都没有超出大观园和荣宁二府的范围，《红楼梦》中种种故事大都发生在大观园里和荣宁二府中。也就是说，《红楼梦》中的人物主要是以家庭角色的身份出现的，即使是有“公职”的人物如贾赦、贾政、贾琏等，他们在《红楼梦》中的故事，大多都与“公职”无关，倒是与“家庭角色”息息相关，他们或是以丈夫的角色，或是以父亲的角色，或是以儿子的角色出现在《红楼梦》的故事中。至于说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更是以家庭角色的身份出现，因为他们就没有什么“社会身份”，也没有多少机会到大观园和荣宁二府以外的地方去。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以往在论《红楼梦》人物时，往往忽略了人物的家庭角色的身份。

当然，从家庭和家庭角色的视角论述《红楼梦》人物，并不能代替所有的视角，但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研究《红楼梦》中的人物更符合作品实际。以家庭角色的视角解读《红楼梦》人物形

象，可以摆脱从概念出发的人物论，摆脱“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之类简单武断的人物论，可以更真实、更具体、更全面地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该书的导论中，段江丽教授说：“为了更好地理解《红楼梦》中的人物个性以及《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我们拟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父子、夫妇、兄弟、主仆等一系列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参照，从小说文本出发，梳理并分析《红楼梦》中众多主要人物作为‘家庭角色’的种种表现，包括：人物作为家庭成员扮演的各种‘角色’；人物扮演每一种‘角色’时有什么表现？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曹雪芹如何评价人物的表现？我们今天该如何评价人物的表现？”像这样的从家庭角色的视角论述《红楼梦》人物，以前确实很少见的，而这样的论述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认识《红楼梦》人物。

以家庭成员角色的视角看《红楼梦》人物，主要是从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人物的心理及行为。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可以说制约着每一个人，千百年来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成为人们的准则，对于曹雪芹笔下的人物，也不例外。当我们从家庭角色的视角，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红楼梦》人物的时候，这些人物形象的丰满、复杂、矛盾就会生动地显现出来。当从“作为儿子的贾政”“作为丈夫的贾政”“作为父亲的贾政”的角度看贾政的时候，我们对贾政这个形象一定会有新的认识，对“宝玉挨打”时贾政的“狠”“泪”一定会有新的认识。当从“作为妻子的凤姐”“作为‘三姨娘’媳妇的凤姐”“作为母亲的凤姐”“作为管家奶奶的凤姐”的角度看王熙凤的时候，我们眼中的王熙

凤就绝不会仅仅是“美女蛇”“女曹操”的形象，我们就会更深刻地领会为什么“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这种复杂的阅读感受了。《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宝玉对黛玉说：“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有些人可能感到有些奇怪，宝黛之间那种爱情，怎么在宝玉的嘴里林黛玉成了“第四号”人物呢？当从“作为小辈的宝玉”“作为兄弟的宝玉”“作为主子的宝玉”角度看贾宝玉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林妹妹在贾宝玉的心中仅仅排在第四位。

据说段江丽教授的《红楼梦》人物论，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宋璨璨有一篇《当红学遭遇新媒体——当代小说微信公众号所刊〈红楼梦〉文章问卷分析报告》，问卷的对象是安徽师范大学 2015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选修《红楼梦》课程的本科生，提问“选出你最喜爱读的 3 篇文章”，段江丽教授的《贾母的少女及主妇时代》《往生天界的两位祖宗——贾演与贾源》均入选。“赞赏有加的理由是”：“选题新颖，吸引读者兴趣。语言简单平直，通俗易懂，轻松活泼，可读性强，从细微处论证，层次分明，有说服力”，“丰富了《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从贾母的角度切入，实际上是以贾母为焦点划一条贾府近百年来的家庭兴衰史”。这些大学生的阅读感受，是不是会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启发呢？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期待着红学的突破，期待着有什么新的发现，任何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系的事和物的“发现”，都会令人们兴奋一把，都会轰动一时。我本人当然也很期待这种种发现，而且最好都是真的。当然我知道这种期待无